



貴州按察司按察使朱公璣墓表

許宗魯

朱公名璣字文瑞永平灤州人也初其祖謫戍蒙化  
公乃寓生穎秀絕類孝友鮮儷乃以文行升之學官  
繼乃掄薦於鄉賜第於廷滇服之南文風丕倡厥望  
焯振爲岳爲星筮仕棘寺持衡罔頗臺部之獄低昂  
就律僉曰半哉民以無冤矣爰僉貴臬持憲斬斬詰  
戎井井霜嚴日明風清弊絕乃晉副臬飭兵遐徼威  
震蛇豕惠被草木負固之區逋逸之藪革心稽首罔  
不率從殺以生之厥惟仁哉勳緒望歸晉叅藩政籌  
度弛張兵食咸置郵傳命利涉大川皆其惠也終陟

長憲神明不爽衡鑑惟公聲教洋溢布於要荒椎首  
卉服之夫擁矛佩弧之俗舉奉王章不愆於度厥官  
懋矣顧乃漸進方熾嘉遜惟貞釋其軒冕歸與丘園  
優游太平終以沒世古稱哲人惟幾嗚呼允哉乃秉  
心湛素誣昧自白行已恬逸賄幣獨違進不戾乎官  
箴退有孚於士論可謂完也已矣夫少有英譽表倡  
於鄉長有華聲表儀於國未有貞風表範於世斯三  
者皆公之所自表也人謀奚與焉魯用述之表樹阡  
隧陵谷靡移公名無斁後有作者惟公之式哉

貴州按察使羅公欽德基志銘

嘉靖庚戌冬十有一月壬寅毅軒羅公卒於西岡里  
第其生成化壬辰某月某甲子享年七十有九公年  
垂三十始入仕仕十餘年年纔四十有六輒引疾侍  
親間徜徉溪山登高眺遠或默坐觀書吟詠自適也  
晚歲獨處一室常杜門謝囂卽妻子希見其面故聞  
者疑其有呼吸導引之術而果以壽終然公廉靜寡  
慾自足以舍和葆貞術非其所屑事者也公將葬子  
璫謁予曰玄堂之石當有辭先人不朽其將在茲嗚  
呼公之德聞於四方一時名公碩儒若石淙楊公一

清松皋許公諱甬川張公邦奇咸稱公清嚴絕俗斐然成章陽明王公守仁興師討賊以忠義薦吏部書公考覆公乞休疏有廉潔嚴明之獎兩被制辭有抱忠思孝勇退玄修之褒無間識不識皆以爲不過其情豈賴區區者爲不朽耶按羅氏先世居豫章宋紹興間有主簿泰和者畱家缺城數傳徙今西岡公諱某字某黟縣訓導贈南京吏部右侍郎諱某其祖南京國子助教累封南京吏部右侍郎栗齋翁諱某其父贈淑人曾氏其母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文莊諱某其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諱某其弟舉進士第二人及第翰林編修理其子也公自幼秀爽穎悟十四五隨栗齋翁官邸父子兄弟自相講習弘治乙卯與都憲公同領江西鄉薦公名第七己未同登進士高第於時文莊官翰林三羅之名隱隱動兩京公卿大夫咸欲識其爲人而公靜居簡出至有欲見而固辭者當途疑其倨乃故抑其選除兩浙都轉運使司副使至則祛宿蠹革沿習之非要主於不爲貨疚居久之遣妻子歸養官舍蕭然若禪院正德初中官鎮浙者恣甚索部吏金動盈百獨未嘗向公啓齒勢豪冒鹽禁莫之敢問聞公被委掣盤急鑿其艘沉之

其見嚴如此於是聲聞四起而抑公者猶在位故久  
不調已巳陞四川司負外郎尋轉福建司郎中辛未  
遷浙江布政司左叅議盜起饒撫間逼常山開化公  
與分巡僉事提兵境上整飭調度先聲大振賊不敢  
近癸酉秋入賀 萬壽節取便歸省遂欲畱養明年  
春會當述職期吏部奉詔舉藩臬大吏堪旌擢者得  
十有六人公與焉賜羊酒綵幣尋陞按察司副使奉  
璽書巡海鎮巡官移檄敦促乃復往至則簡帥練士  
除器督餉凡飭弛剔蠹俱有法凜凜弗可犯既而請  
寬海船之禁議開學海道以育戎家子後知禮義人

用是知公藹然愷悌非慘覈少恩者是冬上疏乞骸  
不許丁丑入覲歸卽移書巡按御史稱疾臥家情詞  
甚切御史以聞詔許暫致其事疾愈名用益異數也  
嘉靖丙戌璽書卽家拜湖廣靖州整飭兵備按察副  
使移疾未行陞貴州按察使復堅臥懇請 朝廷知  
不可強遂從其志家居三十年謝絕造請惟都憲公  
疾亟始一入城然不以冠服隨視疾臨喪後竟不見  
縣令而還公天性孝友栗齋翁或不悅輒長跽引罪  
色霽乃已自浙得請歸日暮侍几杖依依若孺子如  
是者七年翁隻字片紙寶之不啻拱璧微言細行札

記靡遺微時曾淑人嘗爲製布履既貴猶篋藏之提  
覽輒摧痛不勝臨終命納諸棺以殉昆弟間勸德規  
過勢利未嘗掛口聞奔競及陵轢人者則喟然大息  
因以戒其子孫且曰遺爾以安勿貽後悔努力問學  
無忝所生此吾志也初號毅軒旣又號介石居士浮  
漚道人所著有浮漚雜續草若干卷閒中瑣錄二卷  
公資性近狷然讀其詩文酬答知遇禮際親故詞旨  
溫然不見其斬絕厓異離人而拂俗者念菴羅子洪  
先貽公詩云迹同康節少遊日道比希夷非引年人  
以爲善狀公而公指示其孫曰此不類我其自贊有  
似仙非仙似佛非佛之語殊莫測其意焉

貴州按察司副使張公敏墓表 周洪謨

公諱敏字以達姓張公其先有諱石者仕晉以兵  
尚書守泉州家于南安數傳至唐康州刺史及遷浦  
城生福州軍判官修判官生南唐光祿大夫檢校太  
傅高州刺史仔鈞太傅子十五人有曰仁徹檢校郎  
中其七世孫台州太守冲生岳州察推木徙居新昌  
子三人季曰天與宋大理評事喜邑西醴泉山水之  
勝遂卜築焉高祖在初曾祖文華祖廷璿考仕潮皆  
弗仕而以學雄里閨公生凝重不好戲狎旣遊泮宮  
累奇於鄉試事二親愛敬備至母病躬侍湯藥衣不

解帶者三月既歿哀毀踰制處昆弟篤友愛外舅無  
 子晚年家不振築居迎養於鄉之南塘及卒以禮歸  
 其先塋永樂癸卯貢入太學宣德辛亥吏部試在優  
 等擢行在刑部雲南司主事其司理京邑訟甚劇公  
 燭幽微折肯綮一主於寬恕大司寇甚器之三載績  
 最獲受勅命封其父母正統丁巳丁外艱服闋改本  
 部福建司主事頃之陞陝西司郎中凡部有大獄必  
 資公讞章奏必公閱而後上歲辛卯獄囚破獄走諸  
 司懼累凡死罪必殘虐以速其斃曰重囚處決自有  
 定期何致庾死在防之耳囚聞之感泣始公之京次

呂梁吏王謙舟覆妻溺惟一子尚幼公為娶妻俾  
 祀其宗丙寅用大臣薦陞貴州按察司副使凡所臨  
 祛弊蠹飭武備修學政時苗賊煽變攻圍城堡徼  
 阻絕饋餉莫繼公設策通道大軍始得進邊儲寢給  
 諸賊解圍去齊民甚德之景泰壬申引年歸訓子孫  
 以學歲時祀先一遵家禮構精舍數楹外藝果蔬植  
 花卉日與朋輩相羊其間以絃以奕以觴以詠暇則  
 適興泉石之間有舞雩氣象鄉之北有嶺曰花鈿勢  
 極險峻每風雨行旅苦之公捐貲創菴其椒繚以垣  
 瞻以田募人守之以便行道者止宿天順甲申承

諂進階亞中大夫服三品冠服成化辛卯秋九月二十六日疾革名子孫謂曰吾爲臣得休致爲子得全歸庶無憾矣若等無墜先業可也言訖卽逝得年八

貴州按察司副使陳公琦墓志銘

王

勳

弘治十七年六月二日前貴州按察副使陳公卒壽六十有六初公按江西有李都御史者與民爭水利積數年無敢決者公曰吾請決之盡以其地歸諸民李嘆之未發也久之公遷貴州李時爲吏部考察見公名曰是陳某耶卽泚筆抹去之物論譁然宣慰使宋然率軍民抗疏畱之不報公罷歸吳中家具蕭然至粥書自給有司援天順詔例歲給米五石日與學者講解經義有感觸輒發於詩佔畢呻吟病咯血吟猶不止竟卒君諱琦字粹之考諱茂封奉政大夫江

西按察司僉事陳之先本吳人以醫辟居京師公少  
占順天鄉試成化丙戌登進士授南京大理寺副歷  
寺正江西按察僉事貴州按察副使公在官累辯疑  
獄廬陵有儒生夜過里人胡甲被殺官執胡胡自誣  
服公曰豈有殺人而自置於門者訊之則儒生有仇  
知其夜適胡也殺之胡得釋劇盜數十人爲曹白晝  
標掠無禁公出令獲一人者賞若干縱其酋厚遇之  
乃得悉其巢穴掩捕立盡清戎御史大煽酷虐蔓引  
平民公爭之不得乃出理所分道民悉自首實御史  
誣執二百餘家悉縱歸農比御史去民手瓦石胥擊

之而爲歌謠以頌公公所至興學獎士見韋素有文  
行折節下之負權勢者視之如無竟以是罷銘曰噫  
嘻冷菴唯義之耽惠文峇峇孔允且直官誑名振孰  
云我貧我貧我安講道以哦於戲逝矣傷如之何

貴州按察司副使閻閔傳

閻閔臨清州人父鎬字孟周弘治戊午鄉薦閻氏世  
鉅姓中遭不造鎬特立獨行力學安貧鄉閭悅其純  
正監司郡守偉其志節既得舉授饒陽教諭築室以  
娛其親非甚病遠出未嘗一日去左右也學官圯爛  
力葺之教諸生躬爲校課三年改寶坻以父憂歸寢  
苦枕塊三日一食又時方冬因邁疾姻媿環視公曰  
毀不滅性禮也不曰行法以俟命乎含淚而卒嘉靖  
庚寅祀於鄉賢閔字尚友生而異質讀書過目不忘  
年十七舉於鄉家居予取一介不苟正德丁丑第進

士選翰林庶吉士以憂歸起補吏科給事中正色立朝天下想望風采 今皇帝繼統闕議初政凡八疏其大者宰相以定策功進伯爵又大賞迎扈諸臣公抗言自古厚援立之功則威柄弱私隨從之人則御驕寬親戚之禁則請託行事遂寢時給事中史道亦論字執兵部尚書劾道誹謗御史曹嘉因力詆本兵黨附內閣疏草萬言公所具也又立檟棚斥言大臣黨附者如婦人由是公與道嘉俱得譴時論高之今獻彙言稱館中三傑公所謫雲南蒙自丞也居一年詔復原官公歸疏以丞職致仕不得請都諫劉世

揚表天下廉吏七人公在首列兩臺交薦吏部檄有司勸駕者凡十有四進河南按察僉事浙江翻使以慶禮入都張文定公引用甚力不從改貴州提學五疏乞罷杜門却掃課子行園鄉人未嘗亟見其面也公早以文章名世非關世教不作所著奏草洎餘廿子華齋文紀詩紀南行北還諸稿總四十卷

貴州諸觀察傳

戚元佐

公名傅字揚伯嘉興人大父忠爲梧州守父敷隱居  
教授通陰陽家術公幼孱弱多病未知學羈舛時猶  
逐里閭羣兒嬉有僧明欽博學善相人與敷友見嬉  
戲謂敷曰郎君清雅逼人急令讀書當貴顯於是敷  
授之業公資穎發好學數載盡通經史百家言性尤  
嗜古見古人圖畫墨蹟率心注之又善通音律凡伶  
部詞曲無不諳其節奏暇則潛自吟哦不置對人談  
多雄辯時出詼諠爲文章詩詞務鈞玄發微有深潛  
之思然甚不易就故嘗題其舉子草曰求速不求精

及其屬藁復然終不能變慮以從率易也以是數躋  
於棘闈幾四十始登第時正德丁丑授黃梅令黃梅  
素號難治又繼宸濠亂後民罷憊多就亾匿公撫之  
不急而豪狡妨民者則摧抑使不得縱民大感悅越  
二年以父制歸後起大名因俗而治民之所嗜因而  
聚之民之所憎因而除之化用大行丙戌轉刑部主  
事明年丁母周氏艱起復主事歷負外郎擢福建按  
察僉事總理屯政覈其故剔其姦明其疆理綜其子  
粒周慎詳密而屯政以舉丁酉進貴州叅議貴土官  
遇上官至輒有餽公悉却之安宣慰者大會也故事

承蔭者必先行貨于所司乃敢請公廉知之卽爲判  
牒安氏不費一錢而儼然襲居其職後二年擢本省  
按察副使持法懸平吏民畏懷至有繪像祀于家者  
辛丑乃上書乞歸甚懇致其仕歸歸時予慕其爲人  
苦心營之見公行誼有難能焉爲人坦夷不設城府  
角巾綈衣襟間里侶親戚悛悛無甚異予兄爲具名  
縣令并召公黎園子弟呈戲劇爲歌唱亦低聲和之  
意自得也人視之無不可近至非禮相干則艱然見  
於色卽久要宿契竟終絕之矣性尤嚴于辭受取予  
自一介之微未嘗玩而染之故歷官二十五年歸橐



原件短缺

蕭然歸而間以請謁來者卽厚賄峻絕之不以聽也嗟乎末世道喪士大夫平居談仁義高峻殊絕人盡伯夷也一旦臨財不能陳義爲斷輒乾沒以敗比比皆然甚則昏夜乞哀攘華要以自利蒙詬詈甘奴虜而不之惜人面禽鹿舉平生而盡喪之者皆是也公由由于外若風流逸品而清操絕俗詘勢遺利而一無所汨三軍不能奪其氣也先是閣大臣夏貴溪公舉進士時與公同年引誼交好公之擢貴州也貴溪謂銓司曰諸某者雅秀才也豈宜以西南荒裔居之哉公聞之亦不報謝當是時貴溪公最得君相公

貴州兵備副使沈公霽傳

沈公霽字子公松江華亭人正德辛未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嘉靖癸未遷福建副使丙戌改貴州副使加叅政致仕卒年八十五號東海老人少有美質出語驚人讀書過目成誦一日錢文通公溥名見之出畫俾賦一絕先生題曰大舟濟商川白屋出周士抱負有設施誰家讀書子公歎曰此梁棟材也他日必爲偉器布政夏止軒寓奇之以女贅先生年二十一始爲弟子員更受學於憲副曹定菴時中之門作詩賦已而從胡敬齋章楓山講程朱之學歎曰此道學正

脉也何以詩賦爲遂專心正學至忘寢食正德時江南病水二年區畫水利六條達於俞都憲命有司行之以利民擢御史往來臺端路出鍾山後湖之間顧而樂之扁其居曰山水之間每公事暇讀性理大全書一有所得卽記錄味而玩之正德戊寅奉命按視江北未至全椒三里縣有被謀死者已踰十年矣沿途而訴先生默聽而目識之至縣坐行臺訴者隨之入先生與之言因忽不見急索弗獲是時先生獨見之左右莫見也旣而廉得其人遂竟其獄人稱其神祭酒汪偉立雪寃紀異碑記之曰不得其死者雖體魄已朽而其望昭雪於仁明正直得爲之君子猶耿耿不滅此所以不感於他人而獨有感於侍御夫豈偶然之故哉而君之仁明正直鬼神益先識之矣時值大水歲饑上疏請發粟賑之活者數十萬逆藩謀爲不軌特抗章言之不報恭遇 聖駕駐蹕南都累疏請回鑿言極剴切時儲嗣未立特疏請建宗室之賢以繫天下望不報若備邊任將脩德省愆親賢遠佞救災安民及興利除弊旌善糾慝崇正學闢異端廣言路疎內宦整紀綱前後百餘疏時論偉之遷副使肅清海道擒獲叛賊吳三黃福郭四等一十餘起

民甚德之有犯穿窬者先生曰汝能改之吾寬汝罪盜叩首願改行踰數月復犯捕者獲之盜告捕者曰向誓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沈青天耶遂自刎時有沈青天不愛錢日飲清溪水夜來不著眠之謠江西巡撫聶賢特薦之將名入會閩中有給事御史于光與海商王勝等欲通番販易乃以貨賂按巡受而許之先生持曰不可此又盜賊所由起也禁弗容凡事有誤國害民者皆不曲從人誅之曰公若曲從必得獎薦先生曰吾豈以身計而誤國害民况吾薑桂之性老而愈辣雖革官退職亦所不計惟求其是而已

矣巡按嫉之考曰性資偏執遂不果用改貴州兵備副使同官曰君可以不去矣先生曰大丈夫以道濟世不以地之險易時之順逆介懷於中但惟修省以求報效之地可也遂往焉整飭兵憲動法聖賢率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而主以誠心建孔子之廟立朱子之祠行白鹿之教夷民由是信服漸知禮義至今稱之他如殲王藤之魁禡蒙氏之魄擒阿向之首不假兵車而元兇懾服小醜感化此皆其善政之卓然者也巡撫袁宗儒巡按施山特薦之將名入處以京職時有大臣竊弄威權者歎曰非其時矣遂引疾

懇乞休致得 旨特謂平生清慎既引疾乞休恬退  
 可嘉准陞貴州布政司右叅政致仕平生無私蓄雖  
 歷任不受一物行李蕭然惟圖書數卷而已居家十  
 七年屏絕人事日誦四書六經性理大全諸書并闕  
 洛語錄潛玩義理驗之身心務為踐履之學自少沉  
 靜端慤不妄言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性至孝  
 弟聞父母之命即不敢違事兄長如父母有疾親自  
 奉藥以是深知醫道日坐一室誦習未嘗嬉戲接人  
 無小大衆寡一以誠待之未嘗見其忿厲之容居室  
 疏食布衣視為諸生時略不加飾田產僅給衣食而

已或問先生高居顯爵何自奉若此曰恥惡衣惡食  
 不惟為學不專抑且教子孫以侈耳嘗曰霽年少時  
 遂有志聖賢之學從胡敬齋章楓山其於古聖賢之  
 書無所不講後在南臺無師友指引公事暇惟日對  
 聖賢廢寢忘食者數年而後豁然貫通始知道理皆  
 具於心不假外求若徒求之紙上而無得於身心則  
 亦何益御史周亮北上先生謂之曰治天下在進君  
 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羣邪肆毒君職在諫垣必  
 當上疏進君子退小人乃可致太平也周再拜曰謹  
 如教又曰霽每夜就枕必思所行之事合於理則安

寢或少有未合即睡臥不安天明即更其失如事已處而不可更者則書此事於壁後不敢再失也平生雅有著述不自表暴一日檢舊日所著書盡焚之止存語錄四卷閱之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耳忽遘疾強起正衣冠而坐曰嗚呼死矣哉於心亦無愧哉遂瞑目而逝時嘉靖乙巳十二月十二日也

貴州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蔣公信行狀

柳東伯

正學先生蔣公諱信字卿實號道林其先鳳陽人洪武初五世祖諱文舉來判常德郡事遂家焉父諱經號惠庵以公貴贈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天性慈惠雖自處甚窶而卹人之急如恐不及妣萬氏贈宜人以成化十九年癸卯歲八月丁亥生先生生而骨相隆起神氣朗秀甫六歲入小學誦聲琅琅不輟年十四惠庵公卒先生毀瘠遵禮過於成人年十八攻舉子業督學歐陽公旦簡克弟子員家貧饘粥常不克先

生不少介意稽古求志晏如也鄉邑士多折行輩與之交間受業焉次年補廩膳生太守文橋菴爲比隣聞先生居身有法雖盛暑未嘗袒裼大稱異之會正德改元齋詔沅江縣令素聞先生名厚贈之先生悉却不受先生少喜象戲時有郊逆則袖紙枰以往或以玩物爲戒先生卽取枰焚之自是不復置一目其天性果決類如此年二十五始與同郡冀闇齋公元亨論學先生嘗曰釋氏只悟得一空卽根塵無安脚處吾輩體認天理若見得時則私意自退聽矣一論大學先生曰知止當是識仁體冀公躍然而起

如此則定靜安慮卽是以誠欲存之蓋先生無所師授只于魯論及定性西銘二書潛心玩索意有所會而冀公平生喜看西銘故不覺一時契合如此五年庚午陽明先生赴謫龍場寓郡西湖音閣有醫杜仁夫者攜其復春詩卷以謁先生常題絕句云安排必定非由我變理從來自屬人堪歎世人渾不解九環丹裏苦偷生陽明先生一見驚以爲奇遂因杜氏借闇齋見之陽明先生後語冀曰如卿實便可作顏子矣無何先生偶抱羸疾久之病益甚先生乃謝絕醫藥借寓道林寺祇以一力自隨閉目趺足默坐澄心

常達晝夜不就枕席一日忽香津滿頰一片虛白爛  
爛見前冷然有省之間而沉疴已脫然去體矣先生  
嘗曰信初讀魯論及關洛諸書頗見得萬物一體是  
聖學立根處未敢自信直到三十二歲因病去寺中  
靜坐將怕死與戀老母念頭一齊斷却如此者半年  
餘一旦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一身呼吸痛痒全  
無間隔乃信得明道所謂廓然大公無內無外是如  
此自身與萬物平等看是如此以此參之六經無處  
不合始知向來領會元只是思索去默識尚遠向來  
靜坐雖亦有湛然時節還只是箇光景這聖學立根

處豈能容易信得及須是自得又常自謂吾平生學  
問多自貧病中得之蓋先生於此鍛鍊精純神明渙  
發自知自信自悅自樂有莫知其所所以然亟欲共諸  
人而又不能以語人者蓋先生所造此其大關鍵而  
論德者不可不知所自矣戊寅年春督學張甬川公  
邦奇至郡首延先生與之論學以畏友待之遂爲海  
內知己毛東塘公伯溫以御史按常試諸生得先生  
所爲中國相司馬論大加賞歎謂卽當魁全楚十月  
遭母宜人憂甬川公歎息寄詩吊之比葬世俗時日  
方向拘忌之說一切不用惟擇土色黃燥處以大統

曆所載吉日行事人以爲異而先生斷然不疑已卯  
秋辰陽門人覃廷謚等十餘人北面請學先生於道  
林之野築<sup>無</sup>牖居之教以靜坐及孔門求仁大旨自  
是舉業外人始知有聖賢之學而聞風嚮慕者益衆  
矣嘉靖改元應鄉試內外簾官閱其卷咸慶得真才  
試之日先生右肘病瘍書卷不能甚楷主試者謂其  
不恪也寘下第以先生才望蠖屈且久人不堪其憂  
而先生怡然歸耕若將終身焉者二年癸未先生應  
歲貢赴京師始謁湛甘泉先生於邸舍執贄四拜因  
呈平生見處甘泉先生首肯歎曰楚中有是人耶遂

留館穀與論聖學精義凡數月而歸甘泉先生送之  
曰吾道西矣歲丁酉省甘泉先生於南雍遂入太學  
甘泉先生以學者須先識仁論試諸生先生所作獨  
契其旨費尚書鍾石魏司成莊渠二公見之皆歎服  
以爲不可及時海內之士問業甘泉先生之門者甚  
衆應酬不給則以屬之先生先生簡易和平人有不  
之甘泉先生而遂之先生者丙戌歸自太學居道林  
里諸生復集丁亥甘泉先生謂先生德業行藝足倡  
多士自南雍移文湖省促之再入太學戊子先生年  
四十六中應天府鄉試再會試京師壬辰登進士第

觀政戶部乃與太原潘公高江西徐公樾六安潘公  
子正徽州汪公尚寧歸安呂公光洵及一時有志者  
相與講明正學日相淬勵每公暇則相與訂所疑  
所偏常至夜分相期以立己立人達己達人而不爲  
口耳之習也八月授戶部福建司主事尋奉差督解  
軍餉於陝西往時督解者利其羨餘臨兌輒爭較不  
已先生以部原封付所司兌收之取文竣事而已時  
先生位雖郎署望擬公輔諸公雖比肩立而畏敬之  
若師表潘公高曰孟子沒而得孔子之道者濂溪子  
也然非明道子則不能見明道沒而續白沙之傳者

甘泉子也然非道林子則不能一故求孔子之道者  
求之道林子可也曾公汝檀曰道林子聽其言者勃  
然觀其行也惕然不爲標異不苟尚同吾是以知其  
志同仁也浦公應麒曰道林子平居言動動中矩矧  
而當官蒞事明允沉練不憾不紆所謂賢才而老成  
者與錢公薇曰大哉孔顏其默以入道林子握逝者  
之體御不舍之用靜無靜惺惺者靜動無動疊疊者  
動故常默然天流行也潛顏而潛孔也此皆深知先  
生而心服之言也丙申春陞車駕司員外郎奉恩例  
贈先生父如其官母與配姜氏柳氏俱宜人宜人謀

所以侍先生巾櫛者乃置一婢爲之具衾褥以請於先生先生不應宜人知先生意遂更嫁之蓋先生善養心而恥徇欲久決此一關矣是冬陞四川按察使水利道僉事丁酉春赴任所過士儒望風請謁得其一二語轉相傳誦播州土官循常套以金餽於途叱去之其地舊有關堡戍守久廢苗寇白晝流劫爲商旅梗先生卽條其事於撫按復其舊民賴以寧先生舊知民間利病視人凍餒流亡痛在肢體一夫不獲若已陷之所至輒悉心搜訪輿臺厮隸亦假辭色人以是樂輸其情比得其釐革之端則以身任之凡有

利於民而上或忤當道中或拂鄉士士夫大不便有司者盡法行之不少顧忌如議革岷江一帶水陸通驛紅馬船隻人夫歲省官民冒濫之費若干繕修衛養馬草場多爲豪右占種且久先生申令盡支出之歸於養馬者牧政以復其議茶馬法謂商番交易全黎二夷爭路讎殺禍且未已欲得捄弊而全利其法有三一曰復秤盤之舊二曰禁湖茶之入三曰限引目之數茶額既定私販自無所容蜀人咸曰自百年以來革盡私茶之弊未有如先生者署總司事有殺人二重獄冤繫者十餘年人不能決先生廉得真

殺人者易而釋之手定招擬曲盡律情多所平反戊戌化管提學道巡歷校閱汰冗濫杜請託崇實行人莫敢干以私開講於太益書院時遂寧舉人章評成都生楊珩南充生張鑑保寧生劉元凱等皆被簡育一時翕然興起己亥入賀 聖節歸任庚子監鄉試性學一策出先生手筆自明道善惡皆天理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數言之外鮮有臻斯理者有道士以妖術憑愚民武奪於通達官司使人攝之莫敢近獨先生使呼之道士作術如初噤不復驗遂寘之法蜀之俗至是不變先生嘗所經歷民思其化咸尸祝之

十月陞貴州提學副使辛丑四月赴任作聖諭行以寓約束好士愛人真氣薰溢見者自知其爲有德之言次年壬寅於公署左右脩建書院二所左曰文明右口正學羣一省之士質可與進者廩而誨之有文難則周卹之疾則躬視其醫藥時省所業以致勸懲侍坐弦歌宛然家人父子也以是不肖者媿且革惰者勸而文物之度仁讓之風埒於中土矣置陽明先生祠祭田若干畝奏開普定等十四衛廩膳生額如中土邑庠之數奏改湖廣清浪等五衛生鄉試附於貴州增其解額舊多以險遠不能達湖省至是便之

利日盛城中有點民易某某者投入土酋司中  
撥置爲不法巡按趙方崖公天佑訪捕之士酋烏合  
共衆止城外演武場聲言欲爲變居民惶懼奔避撫  
院謂當招撫之先生正色曰寧亂而斃我撫不可行  
也卽遣人持牌以法諭之士酋舉手曰若得蔣公處  
我敢不聽命遂戢衆而歸趙公敬先生不以常禮事  
有疑必虚心取決焉尋薦於朝謂當以官輔成均之  
任畀之不報癸卯先生病且亟懇歸於撫臺劉培菴  
公以既無養病例復重其去適督府檄取川貴兩司  
賢能官各一員赴辰沅議邊事劉公遂以委先生越

月議事竣病且愈卽歸武陵爲終焉計劉公以鄉試  
事重且數遣人促還任七月抵貴州御史魏古厓公  
洪冕蜀人有宿憾於先生時復巡歷外衛不知先生  
來去之由劾奏先生擅離職守遂被旨既是講學蔣  
某着回原籍爲民益時宰方嫉道學之名亦不復爲  
先生地矣聞報束裝以正學書院記未脫藁遲二日  
乃行劉公見之歎曰先生方作文字耶可謂眞道學  
矣去之日貴人士皆號泣持先生輿不忍別先生畱  
詩勗之甲辰先生年六十二聞甘泉先生遊南嶽往  
從之唱和彌月歸居善德山新舊門下士數十人依

止僧舍交請益焉先生一切家事不問顧省郡連歲赤土道蹙相屬先生憂形於色郡邑長吏圖所以拯民者必敬詣先生先生亦悉意籌之貪暴斂戢吾民賴先生陰被之澤實多丁未冬奉恩例冠帶閑住戊申巡按湖廣御史王思質公忤薦於朝略云經濟之才性命之學使在聖門當居顏氏之科不報八月再遊南嶽時潘公子正分憲衡陽請先生開講於甘泉精舍石鼓書院登祝融峰觀日出衡士多從遊者遂省甘泉先生於廣東開講於獨岡書院促膝傳心顯言密證先生師生之分豈尋常省觀之情已哉已酉春始歸總制張淨峰公岳訪先生於德山先生爲之論知崇禮卑之旨十月始卜築精舍於桃花岡學徒大集先生乃作訓規以示之遠方來者卽以精舍田所入廩之先生惟四孟祀祖考一歸城餘日惟端坐慎獨中心堂大觀樓與諸生究極微言或臨池或陟阜席地坐命諸生歌詩一二首先生時自詠乾坤二卦文七月詩孟子牛山之木生我所欲數章以寓警發進修游息各有節度大要欲人從事於勿忘勿助之間以歸乎中路下至童僕灑掃之間亦曲垂指示蓋先生從容灑脫靡所畱情而清明在躬自無所不

照時講學者多事空談反爲專務篤行者所嗤鄙及至先生則人人委心焉冠蓋往來必造其門深者茹其實飲其醇淺者亦神醉斂衽而心服歲辛亥春坊趙太洲公貞吉以謫官過訪王子湖廣巡按御史胡梅林公宗憲兩詣桃岡請教以白金助脩舍之費十月遊金牛山益陽令劉檄懇請先生開講於龍洲書院甲寅遣子如川門人桃世英赴廣東爲甘泉先生九十壽乙卯太史羅念菴公洪先以書問格物先生爲之極論其義往復再三羅公深有契合丙辰與憲副陳朗谿公仲錄再會甘泉先生於衡山而還戊午

聞潘公高計哽咽哭復爲文遙奠之蓋潘公爲

道誼百年之交而先生之於朋友或卹其難或歸其殞或撫其遺孤尤今世所鮮者連歲以島夷之亂徵上兵永順保靖土酋經過必敬拜先生致歸依之意仍嚴戢其下旣歸猶歲時候起居不輟已未作精舍於金霞山與嘉魚尹介石公相陳朗谿公遊焉先生襟度夷粹不爲矯矯之行而辭受之際一介不苟行旅困乏輒捐金濟之不逆其詐一行之善雖在婦孺臧獲亦樂道之不已居起飲食不異常人齒旣暮鶴步童顏不知者皆以爲內養所致十一月辛未感疾

疾遠近門人更迭環侍先生孜孜屬以進學此外一  
無語有勸以服藥者荅曰古聖賢如孔子七十三明  
道五十四晦菴七十吾德不逮而壽過之俟命足矣  
更何藥爲疾近危殆而神氣爽然談笑自若未屬續  
前二日作詩二首曰歸住青山十六年歌遊多在萬  
桃間萬桃於我浮雲耳請借西風吹上天又曰吾儒  
傳性卽傳神豈向風塵滯此身分付萬桃岡上月要  
須今夜一齊明無何甘泉先生所遣門人謝東湖錫  
命齋軸幣爲先生八十壽者自廣東至門人汪魯泉  
若泮兼持馬心庵廷錫問學書自貴陽至先生大喜

十二月庚子命子如川邀魯泉於榻前與之論慎獨  
之義斯一息尚存之時也二子與諸生侍於前漏下  
四鼓瞑目端坐而逝時年七十有七門人皆衰經執  
事哀慟如喪考妣遠近聞者莫不震悼學者稱之曰  
正學先生平居竟日端坐無少惰容及其應酬雖拂  
意至前而無一毫徵於辭色葬祭必徬古禮四孟之  
外不事俗祭祭之日夙興正衣冠醴脯必親視之敬  
以卒事其行於家也不嚴而肅不令而共雖童婢未  
嘗以叱咤及之而門內屏息自達官貴客以及里閭  
姻婭常款畱竟日隨分勉以所當爲而人樂聽其言

不忍遽辭去有少年暴抗不知此學爲何物往往竊  
非之或偶一接先生則恍然失其故態卽不遂執業  
猶終身歎服焉從遊之士見其根器厚者則亟誘掖  
之若恐其不一日就也其薄劣者亦委曲開導之不  
忍棄絕質疑辯惑踵至於前或竟日或夜分人或  
倦色而先生循循疊疊竭其兩端小有過惟恐爲先  
生所知先生偶知亦不忍回正之也而其人媿汗自  
無所容其論格物也則謂格知身家國天下之同乎  
一物知止知本卽是知致乃聖學始條理之事而後  
此曰擇善曰明善曰盡心知性曰體認天理曰觀未

發氣象皆自此發之論中庸尊德性道問學孔子博  
文約禮知及仁守莊蒞動禮則謂皆爲學術偏外者  
設聖學只是一段原無兩段三段可言論知行則謂  
昔人以澄徹默識爲知隨事檢點爲行決非聖人之  
旨論性則謂氣外無性性是氣之精靈只一理而分  
殊原無天命氣質之別學者惟致其不覩不聞之體  
復於無聲無臭之初則性善自見論朋來之樂則以  
爲手足腹心之相應無容擬議論不愠則謂聖人以  
忘我爲至憂樂在天下而不在己論古人則謂伊尹  
之任與夷惠不同故孟子屬之見知之列論治生則

謂康濟一身與康濟天下原無二術只大學生衆食  
寡爲疾用舒四言盡之故治生當先知學其所以揭  
道要關往靈正人心闢邪說真有周程張子所未嘗  
言者而先生始發之先生之有功斯道可謂大矣先  
生不屑於藝數之學而於天文地理星曆律算諸子  
百家往往能涉其大槩其謂春秋一經皆魯史之文  
孔子但取其繁亂者刪之一句之內褒貶自明初不  
假於傳註所著有聖論衍古大學義槐岡訓規及門  
人輩所輯道林文集續集後集槐岡日錄道林講義  
諸書行於世

貴州按察司僉事方公泌墓表 方 豪

豪曾祖孔直再從弟曰二宜先生者諱泌字繼源卒  
于弘治庚申正月十八日葬之潭源二十五年矣  
有表其墓者豪每慨曰是後生之咎也厥孫續嘗纂  
其平生大槩促焉時方有湖湘之行今者棄官來歸  
頗爲守先生家法續與從弟純統又促焉遂爲之表  
云其辭曰嗚呼先生可謂完名矣夫先生之未仕也  
內有司正廷蘊公爲之父戴夫人爲之母葉徐二夫  
人爲之助侍御克正公處士孔輔公爲之兄外有吉  
士嚴崇振爲之師侍御徐用和爲之友內嚴外賢而

又以倍人之力雖饑寒弗之顧宜其學之蚤成也故一試而驚人鄉列高第廷預窄選

是年進士僅百五十人

以易

學興一方如我師景端吾公尤甚著書先生妻公以妹甥中書廷介工部廷順甥孫進士惟可咸沾溉焉此先生之學可不謂之克乎已以及諸人者夫先生之仕也由天順庚辰進士歷刑部山西司主事福建司員外郎祥慎稱平時朝廷令大臣各舉老于法者一人克各臬先生因張通政之舉得廣東按察司僉事適永熙韓公鎮其地諸臬少當意者特予先生臬長耄而疾牘滯弗理韓以託諸先生嘗分巡海

道出入波濤中了無怖色既而以內憂歸復除貴州嘗勦黎洞慮周而後發師竟以捷苦澹若書生久而彌篤焉此先生之政可不謂之行所學而固其守者乎夫先生之致仕也年五十四耳績既成而薦亦屢少需卽陟也忽自誦曰此去吾家萬里地遠且惡殆父母之遺一宜歸居憲職不能自效有負朝廷二宜歸遂二疏乞歸別號二宜老人日與二三耆舊若太守虞廷宣負外英天佑及子姪郡判文郁臬照永真學訓尚文輩詩酒相娛又與鄉人設壽豈會主鄉約事人間升謝罔聞知焉暇則手錄古詩文一筆不

苟郡縣未嘗輕見見亦亾一語及它二子長仕次與諸孫又有緒縮塔徐後張楷彬彬然文雅可喜也家政則付之仕而以俱為孔輔公之後壽七十有六優游林泉者二十一年此先生之節可不謂拔乎俗而風乎后者乎豪七八歲時先生偕景端公以宿州徐良節昏事諸慎山故廬委豪祖克恭公為之始見先生今故廬燬矣先生遠矣豪且老而休矣時序亟流學政多愧獨乞休一事先生十年餘得奉老親差自快耳然未知它日得如先生之壽否也倘得如先生焉則三十五年間敢不以先生為法邪故必欲表先生之慕者慕向之深而精英之感也先生所著詩文曰二宜軒集豪當采而編之與司正侍御處士二公者並傳焉

貴州按察司僉事黃公大廉傳 黃謙

黃大廉字潔甫黃石人少神悟讀書夜分不休登嘉靖壬辰進士領縣長洲長洲財賦之區稱難治大廉下車首定征徭立三品格輕重惟均豪猾積逋乾沒者一切置重法諸豪憾行金諸要津浸潤大廉短又通倡飛語搖采風使者惑飛語又先入諸要津言輒無禮大廉大廉弗辯即日棄印綬歸貧無以自給肅猶如也後數年御史陳慝行部下長洲察大廉解官事任疏起大廉吉安府教授稍遷國子助教咸著聲轉大理寺副出僉二廣臬司廣多珠璣瑁異香名

屏大廉於署中嘗書吳隱之事自考丁內艱復僉四  
 川典茶馬夷漢便之久轉貴州叅議攝藩臬兩司事  
 計處帑金以蘇公費羅施人素不知學大廉清燕進  
 諸生與講經義親自校藝諸生喁喁知變夷矣三殿  
 大工起詔採木貴陽大廉冒瘴鄉深入督採務在縮  
 費輯民居貴陽六年部使者前後論薦凡七疏會

肅皇萬壽節大廉以次當行時諸藩臣抵京入賀畢  
 即爭赴嚴相府脩私謁致懇勲萬端大廉獨不謁曰  
 朝京拜相禮也第於政事堂成禮私候之謂何故事  
 凡藩臣奏表皆以資深者往賀表畢銓司以次推擢

大廉資六年奉表復歸貴陽又一年竟不調大廉遂  
 上疏乞休戒行都御史高翀御史鍾沂率官屬餞之  
 郊供張侈盛都御史以下各賦詩為別貴陽夷漢父  
 老出山谷中百里致壺漿勉留不可得先時武選郎  
 馬平張翀以發相高父子奸編成貴陽大廉臨發馳  
 往訪翀間勞竟目以名節相勵顏行遺翀金翀謝之  
 曰纍臣不蒙釁鼓執事者未甘心也翀不足計公獨  
 不為身謀乎大廉曰季行父有言見有禮於君者愛  
 之如孝子之事慈母也大廉恨不終事公矣自他違  
 恤遂與翀泣別別歸二年卒于家後十年 穆廟新

政起狝都御史鎮虔州狝遣使訪大廉使者歸報狝  
大廉沒已久狝感泣臨章木投書吊之詞備悽惋且  
卹其孤大廉他事不具論論處狝可以興矣

思南府知府王公延素墓志銘 皇甫汈

大夫諱延素字子儀別號雲屋姓王氏少傅兼太子  
大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謚文恪公整仲子也  
其先汈人宋室南遷渡江居吳之洞庭東山遂爲吳  
人大父諱朝用仕光化縣令以良稱自曾至高竝以  
太傅貴贈如其官大夫生而厚重偉丰姿有器識甫  
冠以太傅三載考績蔭入太學恥居統袴被服樂與  
諸生遊太傅方在樞密乃杜門謝請謁者曰毋以累  
家大人爲也其虔慎如此時當中葉 毅皇倦勤闕  
瑾竊弄朝政日非流毒縉紳赭衣關木梟於轂下者

以百數太傅秉正嫉邪事每與忤瑾心銜之以相公  
望重終莫敢侮稍爲斂容褫氣人咸爲公危之尋上  
疏避賢者路竟遂初奚之請不失大雅之哲歸臥東  
山海內歎其爲完人云時長子中舍君窮治宮室苑  
囿凡輿馬服食靡不華腴以娛其親公悉屏而不御  
焉仲獨沉靜寡慾折節讀父書翩翩然佳公子也相  
公乃喜謂成吾清德者此兒矣亾何謁選銓曹太宰  
爲長洲陸公執其卷曰非王太傅子耶真可謂得青  
箱之學者卽取上第何有但朝廷盛典不可虛稽昔  
司空導右軍羲之皆由門第起家著勲簡冊儼然成

大夫是君家故物也仕貴及時尚奚待焉適有左  
軍督府之缺擬銓授乃以親老求南冀便省問衆益  
賢之因拜南京中府都事履任卽恪守職司值畿內  
諸衛所類進表箋詣府多冗費一切裁革人稱便焉  
正陽諸門官軍領鎖鑰恒夜候風雪中行視閱焉捐  
俸葺廡以庇之此何異陞楯卽得休居自旃始哉在  
南都三載多所裨益甲申丁太傅艱服除補中府尋  
陞經歷嘗有中使夜呼索阜城門鑰將出爲  章聖  
召醫叱曰禁門一鑰安敢擅啓然事關  太后奈何  
詰使者頗驗迺飭踐更卒嚴禦躬導出入旦日上疏

言醫官名用無時不宜處城外以備緩急時嘉其奏  
焉舊制都司及各衛所武臣兩月詣京一比試第其  
能否懲勸有差邇來監臨者徒以虛文姑息視之法  
漸廢弛率爲整正不少假借士卒皆嚴憚叅軍矣嘗  
奉詔淮揚有司餽遺一無所受丁酉六載考績妣胡  
氏由太孺人進封太宜人兩承褒寵實異數云是歲  
遷宗人府經歷秩高而事簡銓曹廉其有治材不宜  
寘散地就拜爲思南守歎曰余豈不能奉 天子之  
威德漸破遠人爲良二千石乎母老且病惡忍忘垂  
堂之戒驅峻坂之馭耶遂投劾歸太宜人不久背養  
獲奉終事孝思無憾矣旣除服或勸之仕曰吾有先  
人之廬足以託處一區之田足以自給桑麻楸柚之  
饒足以比素封而鄴架之書可以委懷湖山之勝可  
以展眺人生行樂豈在一麾五馬間哉吾弟壯且謝  
秩韜隱從事著作縱不能附子臧之節獨不媿少游  
之言乎吾其已矣士論高之性縝密寡言笑雖造次  
未嘗失色於人弘度有容犯或不投亦無脂韋晞世  
之態少喜臨書字晝遒勁得太傅筆法間占屬短律  
亦清逸不失家風涉獵聞見隨手籍記他日久有忘  
之者悉爲陳說較若指掌殆今之崔林也壬戌四月

朔嬰疾越七日卒距生弘治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

貴州思州府知府李君允簡墓碑 歸有光

嘉靖三十年貴州麻陽苗爲亂先是思州知府李君  
有銅仁之役還郡五日苗龍許保吳黑等僞爲哨兵  
突入城殺掠君巷戰不勝與其孫文炳皆被執畱郡  
二日劫以歸寨苗每執郡縣長吏必求厚贖院司及  
守將亦幸朝廷不知也率許之以爲常君謂 天子  
命史爲賊劫質是孰爲之開端者書告清平鎮將石  
邦憲亟進兵勿以我爲忌邦憲不應君乘馬出盤山  
關至稍寨崖高水深遂自投下賊驚共拽之出氣息  
僅續棄之途而去思人昇還至清浪衛而卒麻陽之

苗亂已數年自辰沅鎮寧銅仁石阡印江皆受其害  
君初至郡卽被檄驅馳兵間已又城銅仁而郡故有  
關隘守兵爲攝郡者所侵削散去賊以是得驟至事  
聞 詔贈貴州按察司副使廕一子命按察司僉事  
戴棟諭祭於家賜葬融縣之高沙昌八嶺惟古之治  
馭蠻夷得刺史太守勇略仁惠者可不煩兵而自戢  
今知府受一郡之寄而日使舍所事事軍吏之役及  
事敗未嘗不委以爲守者之罪也清平去思僅一宿  
程而太守困於賊已數日且彼殘苗六七百人耳守  
將若不聞知此何爲者哉 朝廷之卹死事者優矣

其於兵吏有軼罰焉君諱允簡字可大其先貴州諸  
城人元時有爲融州路巡檢使者因家於今柳州之  
融縣高祖子贊封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夷陵州知州  
曾祖芳進士雲南布政司右布政使祖序進士吏科  
給事中考鑪鄉試第三人未仕蚤卒季父鐸教樂昌  
君少隨之任學成而歸弱冠中鄉試明年中會試乙  
榜授潼州學正未上丁內艱服除改夷陵攝荆門州  
爲政清勤民德之陞知內江公廉自持士大夫乞請  
無所得大旱齋沐祈禱徒步暴赤日中令兒歌之曰  
旱旣太甚治非其人寧禍其身勿病其民三日霖雨

大足嘗於通津治石梁御史題之曰壽溪壽溪者君  
所自號御史以此旌其能得民也大學士茶陵張文  
隱公知君名從銓部乞以爲其州守內江民扳留之  
不得爲涕泣立石君至茶陵均徭賦剔姦靈豪民爲  
之斂跡 皇太后梓宮耐 顯陵承檄給糧芻所過  
無乏有白金文綺之賜最上當遷張文隱公自往乞  
銓部云願得展一年俟黃籍成茶陵民受十年之賜  
矣其見重如此陞雲南同知攝守澂江君旣更治民  
號爲精練凡斷獄所上監司以爲平允豪有奪民田  
者勒令歸主不服再訴於 朝下法司皆如君論滿  
去滇民泣留立石如內江時尋陞思州君旣不得在  
郡亦以孤城多寇遣其孥歸融獨與孫文炳居爲守  
餘三年在郡六月而遇害是歲三月初六日也春秋  
五十孫文炳之被劫者後竟以重賄贖還之

交趾左布政使張顯宗傳

交趾布政司左布政使張顯宗字明遠汀州寧化人  
洪武中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脩陞太常寺丞再陞  
國子祭酒建文中陞工部侍郎坐事免交趾平復起  
爲左布政使顯宗家居有孝行從政通敏爲祭酒首  
疏便宜數事申明學規修舉百廢綱紀一新其爲交  
趾當平定之初夷民未安顯宗宣上恩德勞來撫  
綏民皆安之同時有王斌者平涼靜寧州人爲清林  
縣典史招集新附勤於撫字後陞縣爲州斌當去民  
懷其惠奏請畱之遂陞清林知州又有魏思善者任

武寧州知州綏集境內盜賊屏息與顯宗俱終于官

交趾布政司右叅政房安傳

房安汝陽人洪武中山國子生擢北平按察僉事陞  
江西按察副使陞江西按察使 上卽位安坐事謫  
戍興州後名爲監察御史陞福建布政司右叅政再  
陞工部左侍郎數日出爲山東布政司右叅政同官  
魏瑛誣告安誹謗事徵下獄安不勝掠治悉引杖闔  
家謫戍交趾安繫聽決會瑛他罪覺併驗所告安事  
非實遂釋安名還其家人改安四川叅政未幾復改  
交趾永樂二十一年以疾卒安老於吏事所至嚴刻  
爲治人多怨之然能以廉自守云

交趾諒江府知府贈布政司叅政劉子輔傳

楊士奇

劉子輔吉安廬陵人自太學生擢監察御史持身謹  
行儉約如布衣時而用法公平嘗按臨浙江者三年  
不見聲色而浙江之人善者愛之橫者畏之時憲使  
周新持風裁不苟許與獨數數稱子輔爲賢御史九  
載考最陞廣東憲使到官數日丁家艱去服闋坐數  
累左遷交趾諒江知府不鄙夷其民撫綏如子民咸  
愛戴之叛寇黎利攻圍諒江城時寇勢猖獗他郡懸  
城多已陷子輔與守將倡民兵效死守數月寇增衆

攻城城中食且盡而人心益固又踰月寇攻益力遂  
破滅城中兵民盡力鬪以死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  
不支曰吾奉命守郡郡人與仁義不可汙賊手即自  
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事聞贈子輔布政司  
政遣官賜祭復其家 太史氏曰子輔平素恂恂少  
言如無所長者且不慕聲名人益鮮知之而其終所  
樹立卓卓若此士可以其外斷之乎當時總帥如王  
通輩擁勁兵十數萬不能禦賊而棄城去甚者蔡福  
之徒甘心從賊反兵來攻圖苟活且暮間卒之不過  
誅於國典夫死一也彼身戮家償貽誚無窮視子輔  
蓋水炭薰猶之不相同矣時戍守之將如都指揮李  
任等毅然奮節而死者益多死社者子輔及諒山知  
府易先政平知府何忠輩亦非一人忠罵賊不絕口  
從容賦詩乃與其子皆死世曷嘗乏正人君子哉顧  
係於用之者何如耳

交趾丘溫縣知縣陳楨傳

陳楨字景祺華亭南橋人宋康肅公十四世孫也讀書好禮喜怒不形于色洪武中以稅戶子弟舉爲禮部主事有能聲嘗大廷議事衆不能決楨徐進剖析數言而定上嘉獎而器之俾攝部事論之曰卿見事敏四司之事宜悉知之楨益謹飭不敢怠坐齊麟事謫戍金齒未幾名還授五軍斷事官丁家艱起復上疏乞終制服闋陞主客員外郎民知湖廣襄陽府時荆土蝗獨不入楨境永樂初名爲鴻臚少卿治水東吳陞河南右參政黃河決勞來有方民不失業盜

發汝寧將窺汴賴以計離其黨與困其首張子誠等  
千人于均山降之兵不血刃而定 上嘉之賜勅獎  
勞秩滿乞祭掃陛辭請知交趾丘溫縣時方暑南中  
瘴癘或勸使緩行曰死生命也何瘴癘之虞至縣一  
月卒年五十 上聞而惜之後八年其友胡士文請  
於掌交趾藩臬事尚書黃公福始獲以其喪歸植平  
居嘗曰人惟仰不愧俯不怍而已身之利否何計其  
行事類此故歷官所至並著聲績云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三

終

